



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阿波利奈尔诗选

Guillaume Apollinaire

· 柳鸣九◎主编

李玉民◎编选

李玉民◎译

阿波利奈尔诗选



柳鸣九 主编

李玉民 编选

李玉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波利奈尔诗选 / 李玉民编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 11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87-3866-7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诗集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924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秋旭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阿波利奈尔诗选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李玉民 编译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延凤印装厂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179 千字 印张 / 18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5.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柳鸣九

编 委:王守仁 叶廷芳 付 浩 朱 虹 杨武能 周殿富
罗新璋 赵 岩 郭力家 顾蕴璞 屠 岸

诗歌总目

(按诗人生辰年代排列)

《莎士比亚诗选》

《雪莱诗选》

《歌德诗选》

《席勒诗选》

《华兹华斯诗选》

《拜伦诗选》

《济慈诗选》

《海涅诗选》

《普希金诗选》

《雨果诗选》

《惠特曼诗选》

《莱蒙托夫诗选》

《波德莱尔诗选》

《狄金森诗选》

《泰戈尔诗选》

《叶芝诗选》

《里尔克诗选》

《阿波利奈尔诗选》

《纪伯伦诗选》

《叶赛宁诗选》

编译者简介：

李玉民，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首都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译著五十余部。主要有：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小说《幽谷百合》和戏剧；莫泊桑小说《漂亮朋友》、《一生》、《羊脂球》等；《加缪全集》中的“戏剧卷”；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纪德文集》五卷；阿波利奈尔诗选《烧酒与爱情》、《艾吕雅诗选》等。

畅饮宇宙的诗人（序）

李玉民

畅怀豪饮莫过于诗人。“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这是中国诗仙的狂放之语。有如此海量者，外国也不乏其人，且看：

整个宇宙浓缩在这杯酒中
这酒包容海洋动物和植物
包容城市命运和歌唱的星
这一切这一切酿成这醇酒
巴黎欲饮的酒
让我一醉方休

中国诗仙同这位外国骚客，可以说堪称对手。两者都以饮酒为题，极意铺张，酣畅恣肆；所不同的是，谪仙人日倾三百杯，清俊飘逸，从容自适，而这位洋诗雄却一杯干下宇宙，粗犷豪放，行色匆匆。此公正是以《烧酒集》、《图画诗集》等作品名重诗坛的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吉约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原名为 wilhem Apollin-
aris de Kostrowitzk,母亲是有俄罗斯血统的波兰人,父亲则是意大利人。私生混血儿,天资聪颖,喜爱文学,他十二岁时就诗情萌动。他念中学期间,最爱钻图书馆,把各种书籍乃至词典,都视为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尤其倾慕希腊与拉丁文化。他这样杂学博览,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他没有国籍(直到1916年才获准加入法国籍),且家境贫寒,生活无所傍依,不得不同他弟弟阿尔贝托闯荡社会,过着流浪生活,居于穷巷陋室,混迹市井底层。他很早就开始捕捉这日常世界的奇观妙景,将所见所闻记录到本子上,这就给他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洗磨不掉的生活烙印。

他的职业生涯也五花八门,不断地寻找可心的事情干,曾为一些作家当过捉刀人,还当过家庭教师、按稿计酬的记者、银行职员,同朋友一起创办过短命的小刊物;直到1908年,他才放弃银行的工作,决心靠笔耕生活,成为撰稿人和诗人。总之,他一生萍踪不定,浪迹欧洲不少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他还结交三教九流,什么都想尝试,下过妓院,上过战场,在生活的激流中争当弄潮儿。他必须匆匆地生活(乐事有限而短暂,就连在世也仅三十八年),匆匆地创作(随感而发,随地而写,许多诗篇就是在战壕里,垫着弹药箱写就的),不断地探索追求,不断地发现创新。生活躁动多变,创作不拘一格,这两个特点在他身上恰好相辅而行。

从二十世纪初起,阿波利奈尔就同一批青年诗人和画家意气相投,交往密切。他们当时尚无名气,但大多才华横溢,在文学艺术上锐意创新,摆脱传统,开辟文学艺术的新途径,世

称先锋派。阿波利奈尔很快就成为先锋派的旗手和理论家。他撰文宣扬立体派、未来派等，文笔犀利，惊世骇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年轻的画家、雕刻家、诗人，包括毕加索、马蒂斯等，都是由他大力推荐给公众的；他发表的那些文章，是对新锐文学艺术家的第一批评论，也是对后来应验成为大师级艺术家的最原初、最直接、最鲜活的见证。

他的著名文论《美学沉思录——立体派画家》于1913年结集出版，同年还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诗集《烧酒集》。在此前后发表的大量诗歌与文艺评论文章，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他的第二部重要诗集《图画诗集》直到1918年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才出版。至于《曾在集》、《忧伤的哨兵》、《献给璐的诗章》等多种诗集，则是在他身后整理出版的。他还尝试各种文体写作，发表了小说《坏人心的魔法师》(1909)、《被谋杀的诗人》(1916)、滑稽剧《蒂蕾齐娅的乳房》、短篇小说集《异教头领及其门徒》等，均出手不凡，显示了作者多方面的才能。

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所有文学艺术创新运动，从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直到超现实主义，无不从阿波利奈尔的作品中得到启迪，那么，又该如何给阿波利奈尔这位大诗人定位呢？

阿波利奈尔的坐标在哪里？

“阿波利奈尔要算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大诗人，是二十世纪诗歌道路的一位勇敢的开拓者，是一个以其才情、智慧、敏锐、开创精神以及远见的理论视野，指引着二十世纪诗歌新潮流的人物。”

这段文字引自柳鸣九先生《阿波利奈尔的坐标在哪里？》

一文，其具体阐述如下：

是他（阿波利奈尔），在1913年献出了在法国二十世纪诗坛上将要算是最出色、最重要的一个诗集《烧酒集》，诗集问世于人们厌倦了帕纳斯派诗歌的一丝不苟之时，体现了对诗歌的一种新追求，它继承了法国诗歌最纯粹、最直接的传统，既有龙沙式的精雕细琢，也有维庸式的自然、强烈而又动人的粗朴无华，而与传统成分并存的，则是浓重的现代色彩。其现代色彩既来自波德莱尔、兰波所首倡的应和、通感、默启、暗示的象征主义艺术，也来自诗人发轫于对二十世纪现实生活节奏与速度的敏感之中的对诗歌动感的追求，还来自他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上的反传统精神：从放弃标点符号、只根据呼吸的停顿与内心感情的起伏来划分诗节，到无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界限、不拘入诗的句形、糅用民歌谣曲的风格与俗词俚语，等等。这部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浓浓新意的集子，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巨大影响是任何别的诗集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不衰。

是他，面对着二十世纪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以争取艺术领域人类精神解放的执著观念，不断追求艺术风格与艺术形式的创新变革，热情参与当时时代一切朝向这个目的的文化活动。早在1905年至1907年，他是毕加索创立立体主义绘画的赞助者、参与者，是他完成了立体主义的理论建树，被毕加索称为“立体主义的教皇”；1913年，他又以宣言式的文章《未来主义的反传统》为诗歌中立体未来主义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未来主义在法国诗歌

中的主要代表、在整个欧洲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人物。

是他，继《烧酒集》之后，又向二十世纪文学献出了一个新颖的、充满大胆创新精神与探索尝试的诗集《图画诗集》。这位与二十世纪初期绘画运动几乎形影不离、并且在绘画方面不乏才能的诗人，从中国象形文字得到启发，第一个把造型艺术的意念引入了诗歌，创造出了著名的象形诗……这种诗反映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要求，在语言符号之外，开辟了另一个图像信息符号的途径，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与表象性，使诗更能引起想像与遐想，不失为诗歌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事实上，它后来在二十世纪世界诗歌中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是他，在1917年左右，就开始成为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周围聚集着不久后即将成为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主将的苏波、布勒东等一批文学青年，他以不倦的探索创新精神、敏锐的感受与活跃的理论思维，最先提出了“超现实主义”一词，对“超现实主义”这一复杂的现代派艺术思潮作出了最初的界说，并且创作了著名的诗剧《蒂蕾齐娅的乳房》，为超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份最早的文学实绩，紧接着他的这些奠基活动，震撼世界文学的超现实主义从二十年代起就在法国酝酿、发轫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文学、戏剧、电影、造型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至今谁也不能否认，阿波利奈尔是二十世纪最大、最主要的一次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产婆与导师。

在我国的外国文学评论中，阿波利奈尔一直被划入未来主义的行列，但是从阿波利奈尔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色来看，从我们以上所述的法国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诗歌创作的特

点来看，阿波利奈尔实居于二十世纪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这一诗歌主流之中，他是这一主流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是继承了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开创了二十世纪诗歌新局面的人物，是法国二十世纪名副其实的**第一位大诗人**。

这就是我所见的阿波利奈尔的坐标。

我国的外国文学评论，长期忽视乃至回避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或者在缺乏研究的前提下妄下结论。柳先生的《阿波利奈尔的坐标在哪里？》是我所看到的我国学者给予阿波利奈尔中肯定位的第一篇文章。

阿波利奈尔是哪一派的先锋？

进入二十世纪，具有新精神、新思想的文艺青年，诗人如桑德拉尔等，画家如毕加索等，似乎不约而同，从全世界集中到巴黎来。一时间，文学艺术领域流派纷呈，创新运动空前活跃，一下子涌现出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一致主义、俄耳甫斯主义、戏剧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这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这些运动又同阿波利奈尔的文学艺术活动紧密相连，大多是在他大力推动下进行的，因而他在文学艺术青年中的影响与声望，也是任何人难以匹敌的。

一位采访记者就明确写道：“《烧酒集》的作者极度彬彬有礼，又特立独行，显示的才情极具鲜明的个性，这为他赢得弟子和朋友：弟子全是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又全都有点像他的弟子。”阿波利奈尔每星期二在花神咖啡馆会见朋友，那地方就被人称作新精神花园。

青年诗人勒韦尔迪创办《北方——南方》杂志，在1917年3月15日创刊号上也同样写道：“从前，青年诗人都去找魏尔伦，要把他从晦暗中拉出来。现在我们认为，到了该聚拢在吉约姆·阿波利奈尔周围的时候了，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他划出了一条条新路，开导了一个个新方向，他有权接受我们的全部热忱、我们的全部赞佩。”

当时，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派，也称为先锋派，而先锋派旗手这一称号，又显见非阿波利奈尔莫属，只因他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两方面，都同样做出了开创性的、无与伦比的实绩。因而，这本精选集在着重译介他的诗作的同时，也应当介绍他的文艺主张，虽不能系统地，至少也要有重点地译介他论述文学艺术的文章。本书选入的《美学沉思录》、艺术散论和几篇文论，都是首次介绍到我国来的。应当说明一点，阿波利奈尔的文论一大特点，就是十分庞杂，不成体系，大多是报刊专栏的艺术评论，受版面限制，篇幅都不长，又都就人论事，并非着重理论的阐述。

这一特点又促成另一个特点：阿波利奈尔的文章，乃至讲座，无不有感而发，绝不空论，且观点异常鲜明，往往因为思想前卫而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不得不离开所主持的专栏。他的画评文章十分精彩，往往言简意赅，寥寥数十字，就勾勒出一位画家的个性，或者一个画派的特点，这里举出几例来共赏：

“杜弗尔努瓦先生才华的特点，就是牢实，拥有大量的欣赏者。不过，这位画家主要让我们满意，而不是使我们感动。总之，负面的

才华。我们真想祝愿,杜弗尔努瓦先生在一段时间走走歧路。”

“拉普拉德先生牢牢扎根于他的时代,因而他的艺术转瞬即逝,如同一切既缺乏对过去的一种透辟的认识,也不倚重对未来的一种先知先觉的艺术。”

请看他是如何赞赏他十分喜爱的画家乔治·布拉克的:

“这位画家无异于下凡的天使。他比别人更纯洁,根本不理睬与他的艺术无关的东西,而猛然间,那无关的东西却把他推下他居住的天堂……这位画家构图作画,唯一绝对的考虑,就是饱满的新意、饱满的真实……每件作品都变成一个新天地,有其特殊的法则……他的每一幅绘画,都是前人还未尝试过的一种奋力的丰碑。”

1910年他参观高更画展后,则写下这样的话:

“保尔·高更以其超凡的品质,返璞到人类的边缘,以便捕捉艺术的神圣纯洁性,而这些超凡的品质,必将把他置于最伟大的艺术家之列……”

阿波利奈尔作为先锋派的旗手,旗帜总是非常鲜明,显扬什么,贬斥什么,从不随意置词。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艺术评论文章虽然庞杂散乱,大脉络却十分清楚:始终支持一切艺术创新的努力,始终为大目标,一种全新的艺术而奋斗。他在《美学沉思录》中就明确指出:

“希腊艺术在美的方面,有一种纯粹人性的观念;这种艺术把人当作完美的尺度。新画家的艺术,则把无限的宇宙当作理想,而有此理想,才有一种衡量完美的新尺度,画家艺术

家也就可以凭借这种尺度，给予物体的比例，合乎自己所期望引导到的可塑度。”

阿波利奈尔还认为，自然界表现出来的秩序，仅仅是艺术的一种效果；世间如果没有了诗人，没有了艺术家，人们对宇宙崇高的理念就会垮掉，很快就会厌腻大自然的单调，于是，一切又要重归混沌状态。因此，“伟大诗人和伟大艺术家的社会功能，就是不断地更新自然界在世人眼中的表象”；“创造这种幻象：典型，正是艺术的特性，也正是它的社会角色”。

在新型艺术家刚刚崛起的时候，占据艺术圣坛的还一直是尊贵的、冷淡而了无生气的学院派，百年老字号的“消防派画家”。阿波利奈尔说他们“标榜师法生命，其实仅仅师法死亡”，学院派往往就意味“艺术的冬眠”、“艺术的死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艺术恰恰处于这种冬眠状态，一批有才华的青年画家，诸如毕加索、德兰、德洛奈、布拉克等，以前所未有的大无畏精神，提出了美本身的问题，仅用少许几年的探索，就汇成一股潮流，掀起一场势不可挡的艺术创新运动，要按照全新的表现方式，创造一个时代最有力、最生动而又最典型的艺术作品。

这股潮流从野兽派到立体主义，这两种艺术运动相交替，汇聚而成。从一开始，阿波利奈尔就站在这场运动的潮头浪尖，他是头一个充分认识这场艺术运动的伟大意义的人，他说如果没有其大胆创新足令公众惊讶，也让学院派咬牙切齿的先锋画派来拯救伟大的艺术，那么绘画这种大艺术，今天就势必沦落为小艺术了。阿波利奈尔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艺

术评论文章,无论数量上还是理论高度上,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在他的推动下,1911年巴黎独立画家美术作品展览会的四十一个展位全由立体主义画家订下;同年又首次出国,到布鲁塞尔展出。他在展会画册前言中,以参展艺术家的名义,正式使用了“立体主义和立体主义画家”的名称。

阿波利奈尔于1913年出版的《美学沉思录》,可以说就是立体主义的《圣经》。立体主义也成为二十世纪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艺术流派,延续着伟大的艺术。

阿波利奈尔无论谈诗歌创作还是造型艺术,都是短篇散论,不成为也无意成为体系;然而,正如他的艺术散论推动立体主义的发展胜过任何系统理论一样,他的文论对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发展的作用,也是任何体系所难以比拟的。而且应当指出,他的文论和画论,只有一个灵魂,只有一种主张。他所说的“不断地更新自然界在世人眼中的表象”,这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艺术家共同的社会功能。他大力推重的立体主义这门能一直升华到创造的构思的艺术,同他极力倡导的诗歌新精神,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创新”。

他在《新精神和诗人》一文中写道:“新精神奋斗的目标,是要恢复创新精神,要明明白白地理解所处的时代,打开新视野,观察内在和外在的世界。”

这篇长文是在巴黎老鸽棚剧院宣讲的,同时还朗诵了阿波利奈尔的几首诗。1917年11月26日的那次诗歌朗诵讲座会,是文学和艺术先锋派的一次盛会,文学青年和艺术青年一起

聆听阿波利奈尔的“新精神”，意义重大而意味深长。

阿波利奈尔认为，“现代诗人，首先就是探索总是全新的真实的诗人”，而且这种探索是无止境的，因为诗人不会一劳永逸地发现真实，真实永远是新的，它同美一样不是永恒的。他还认为，诗歌与创造是同一件事，在人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唯有发明创造者，才可以称作诗人。一个是永无止境地探索，一个是永不休止地创新，这就是阿波利奈尔艺术观的核心内容。

阿波利奈尔既不像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都样，封闭在过去定型的样板中，又不以某些先锋派的那种方式，否定过去而只看未来。他是波德莱尔所下定义的那种现代人，具有包含生机论和动力论的艺术进化的观念，身上流淌着前人的血液和文化乳汁，并且肩负着哺育未来几代人的使命。正如他著名的比喻所说：“人总不能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父亲的尸体运到哪儿。……然而，我们的双脚却怎么也离不开埋葬死者的土地。”

早1902年。阿波利奈尔就明确表示要干实事，不要学派：“要学派干什么呢？当代最大的诗人雅姆，他属于哪个派别吗？……大诗人，您是一位拉马丁^①，您还是创作诗吧，不要创立学派。”他为立体主义艺术摇旗呐喊，但是无意趁势搞个立体主义诗派；他偏爱一些带“主义”的名称，如“俄耳甫斯主义”、“超自然主义”，最后是“超现实主义”，然而他从不正名顺言。他说：“这些称号无关紧要，要由时间决定（哪个适于他）。”他倡导的新精神，绝不搞什么流派，而是要成为文学的一个巨大潮流，汇聚自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以来的所有流派。

他支持过或者接近过的，无论哪一流派，哪怕打着先锋派的旗号，如同时主义、未来主义，一旦故步自封，他就会毅然分手。因此，只有在创新的意义上，他才是先锋派的旗手；进而言之，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艺术的潮流中，阿波利奈尔仅仅是创新派的旗手。

阿波利奈尔是怎样一位诗人？

无处不诗，无物不诗，有时无比玄妙，有时明白如话，这就决定了阿波利奈尔作为诗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初读他的诗，往往迷惑于其变化，难以把握其常态，深感其变化无常。殊不知其常态，恰恰处于无界限的自由状态中。

阿波利奈尔认为诗的境界没有界限。

诗无界限之语，出自雨果《东方集》序言，这话只有几个人理解，阿波利奈尔便是其中一个。他认为诗人追求美，尤其要追求真，而追求真就必须深入未知的事物中，总有出乎意料、令人惊诧的结果，这就是当今诗歌的主要动力。

阿波利奈尔也最早领悟诗歌并非规则的事，也不是尊重趣味的价值与美的价值的事；诗歌本身并不属于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激情，或者特定的思想；诗歌首先取决于生活的优质、目光的优质，然后取决于语言的优质。

阿波利奈尔作诗，总是不断尝试着融合感知的世界和梦想的世界，力图消除两个世界的界限，创造一种新的现实；而这种创造就需要一种新的语言，诗从而溢出诗的辖区，扩延到文学表现的所有形式。图画诗就是他的一种创造，可以说其他形式的写作，他无不试图抒发诗情，虽然那不能再称作诗了。